

中國方志叢書·塞北地方·第廿八號

據清·王育楦修李舜臣等纂乾隆四年刊本影印

察哈爾

蔚縣志



52934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壹一版

蔚縣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二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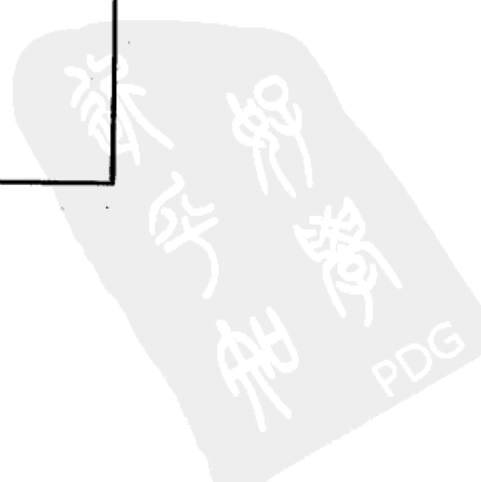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尙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爲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爲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可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尙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爲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爲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概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軌，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僅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非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蔚縣志序

蔚爲古冀州地於明設州屬
大同設衛所屬宣化

國朝因之康熙三十二年改爲
縣屬宣化府隸直隸保定府
之布政使司星分箕尾地介

蔚縣志序

李序

一

雲谷萬山環拱東屏五臺北
枕桑乾中帶壺流連倒馬紫
荆之關縣藩其外地雖彈丸
亦鎖鑰重地

朝廷之形勝邑也旣爲縣則分
野疆域不可以不正城池山

川不可以不記文治武備土

產人物不可以不傳以及因
革之始末風俗之習尙戶口
地畝糧數之多寡尤不可不
勒爲成書使確有所據信今
而垂後不但古蹟宦遊奇遇

蔚縣志序

李序

二

有所托而傳亦以地方之利
弊鄰治之爭端推諉皆可按
籍而稽其所以然此誠古今
畫疆分界之至意爲政者之
首務也蔚令王以甲榜蒞茲
土慨然以邑志爲己任集邑

中之文行兼優者襄其事採訪搜羅編次者若而人分纂者若而人參閱較訂者若而人又有監修協理而已則總裁於其間誠重之也誠慎之也乾隆二年冬邑志告成繕

寫抄本稟求削正且請余爲序余閱其本繁簡得宜不漏不支天文地理了然在目吾因之有感焉士大夫之歷厥官也不僅詳其道里廣狹山川險易土俗民情之美惡已

也於官署則當思其憂勤於

學校則當思其作養於壇壝

則當思其誠敬於武備則當

思其訓練於孝子節婦之有

關風化者則當思其鼓舞於

戶口之盈虛賦役之輕重則

當思其生聚思其省薄古人之流芳何以不沒前官之棠蔭何以常存異方之賢士何以樂集邑中之甲第何以連綿野外之桑麻何以茂盛志書之所載者皆賢令尹之精

神也則雖蕞爾小邑豈非盛
世之保障也哉如此則立言
立德立功同歸不朽而志可
以傳之千載者修志之人亦
與之共傳於千載矣蔚令勉
乎哉是爲序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總督直隸等處

地方紫荆密雲等關隘提督

軍務兼理糧餉加十二級紀

錄二十二次又軍功紀錄一

次李衛序



蔚縣志序

邑有志所以脩一邑之典故資採訪昭勸懲也蔚故冀地亦為并商封同姓於此為代國後趙襄子并代遂為趙地秦漢皆為代郡魏晉以後廢置不一名號各殊明為蔚州衛虜大同

蔚縣志序

張序

國初仍之康熙三十二年始改衛為縣而以虜宣府蔚雖邊邑實拱衛京華重地關隘險要北門之鎖鑰也然蔚自建縣以來制度漸備而邑乘缺如凡星野疆域山川人物以及戶口田賦風俗灾祥之類無以信今傳後可乎哉邑令王君以名

進士任茲邑吏安其治民樂其業

者已數載乃慨然念邑乘之有關

於吏治亟為經始其事廣咨博採

哀然成集而問序於余余披閱再

三其志星野則為尾箕仍從燕分

也其志疆域則參錯中復極詳悉

欲別州境也其志山川則攷據井

蔚縣志序

張序

然形勝畢呈恐彼此之混淆也其志人物則紀載甚備恐有遺忘使往哲之幽光不發也他如戶口田賦則志其登下墾豁之數以昭畫一風俗灾祥則志其好惡徵應之常以驗異同其為卷三十有一各從其類各紀其實秩然有條而不

奈確然有據而不誣彼都人士於是乎有文獻之可徵矣猶憶余自雍正乙卯閏四月脩藩

畿輔迄今四易草木既未獲因公親至蔚邑眺覽於盤山繡水間留連風景問往事於遺老而前此索其志乘又茫乎未有以應遂令直屬

蔚縣志序

張序

主

一百四十餘州縣中獨蔚邑典章文物泯泯無可稽考未嘗不嘆為缺典而中心耿耿也今自有此志而披圖閱籍凡所為星野疆域山川人物以及戶口田賦風俗灾祥之類犁然在目一開卷間無不恍乎遇之回視夫向之茫然莫考者

不啻逕庭於是知志之為功甚偉而王君之有造於蔚非淺鮮也抑余因之更為王君慶且望焉我

朝自定鼎以來德化涵濡已近百年雖山陬海澨窮遠絕徼罔不從風向化共樂昇平是以蔚在古為用武地而今則沙漠塵清向所謂無

蔚縣志序

張序

四

窮之門飛狐之口悉為朝宗孔道第見五臺諸峰秀矗天表壺流諸水映帶左右宰斯邑者日與斯民課農桑崇學校為

聖天子錫福嘉師作股肱耳目之寄豈不幸哉夫令之所為民之所依也今勤宣

德意民歌詠太平治道自蒸：近古
王君誠念切蔚民事：審所重於
蔚而修舉之於以信今於以傳後
甘棠之愛不更與此志並垂不朽
乎是為序

乾隆三年歲次戊午嘉平月吉旦
直隸布政使吳興張鳴鈞撰

蔚縣志序

張序

五



蔚縣志序

輿地之書昉於周禮小史掌郡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志之由來尚矣繇唐以前著於錄者六十有三家百有六部其後鄭夾漈馬貴與之書出稱引益繁而今不可悉覩矣其存者如晨星麗天五緯獨

蔚縣志序

金序

一

出志古之士往、藉以考索

皇朝光宅區夏丕冒海隅日出罔不率

俾蔚今

天子畿輔地也往時

詔修一統志下所司徵信於郡邑遐陬

僻隅無不編葺成書以應

朝命蔚以康熙三十二年始析州置邑

一方典故附州志以傳故邑志闕

如也倚氏王君來宰斯土始與邑之賢大夫士謀創就之網羅放失舊聞陳策發函以相攷訂洎成凡若干卷嗚虜君之志可謂崇而勤矣夫文章之道與政治通而邑乘史例也顧比於史則已狹而其成

蔚縣志序

金序

二

也倍難史官之職簡畢是其專業而金匱之藏石室之富勾稽條母多所取資若夫一膺民社簿書期會事、牽挽著述之業轉非所急而山區下邑復無牛筐可稽掌故田野之傳聞既多劉呂壤地之流注不免陵谷然則庸俗鈔胥原無

與於文章之事其甚者躡駭輟輟
誠不如其已也然而佳者未有不
傳千數百年已來郡國之遷移城
邑之更置何可紀極而李吉甫樂
史宋敏求潛說友之書往、猶在
人口在明則康海之武功徐渭之
山陰至今志秉家奉為圭臬

熙朝文物鼎脩乙郵所儲推為名筆有
若樛園周氏之於江寧華野郭氏
之吳江三魚陸氏之靈壽李慶士
元仲之寧化今王君於政治之暇
溢其餘能以成是編簡而裁詳而
有法州邑分際瞭如掌示洵外史
鉅製也他日附土訓以詔地事將

霽為天府之珍又豈徒脩一邑之
文獻而已哉世之君子歷蔚郊而
問俗讀君之志其不與周陸諸名
流并譽得乎

乾隆四年歲次己未嘉平月吉日
分守口北道整飭宣化等處兼管
糧餉驛傳事務按察使司僉事金

志章序

蔚縣志序

我

國家肇造區宇垓北無垠百年以來
休養生息郡邑相望蓋星居宿陳
綺錯而鱗比者莫不食德飲和並
登風俗之書歲丁巳余奉

命觀察口北左谷右雲肩背 畿輔屹

蔚縣志序

鄂序

一

然為北陲重鎮方欲以暇日循行
州邑周視形勢公事檄掾未能也
適蔚令猗氏王君手輯其邑志既
脫稿請序於余夫蔚向隸晉省改
歸直屬即衛為縣哀州以益之而
仍名以蔚一令一牧並郭而居分
境而治當此世運休明凡山川風

土吏治民情冠裳文藻類而志之
其亦彪炳

國書者也斯志成而百里情形洞然
矣余嘗謂夫古君子之用世也秩
無崇卑隨其境地所歷自名山廣
浸以逮邨墟聚落雖一民一物之
區無不低徊審顧究其源流問其

蔚縣志序

鄂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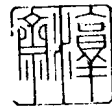
二

升沉譽其盈虛消息匪直遊目騁
懷取快當前也亦欲舉天時地勢
人官物曲之洪纖鉅細用以開拓
其心胸浩浩落落杼柚余懷卷舒
在手然後發為駿業杼為鴻文鼓
吹郵治於以名世傳後而大異乎
俗吏之為夫豈苟焉而已哉曩余

分巡朔方藩宣甘肅既而撫秦撫
蜀十年間往來於蘭嶂黃流華峰
渭水出入乎劍閣蠶叢崎嶇險遠
時亦有所品題吟詠而欲為一文
一序而未能展蔚志又躍然神往
矣抑吾猶有說焉志之將善惟是
鏤金錯彩修飾文辭已乎其或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尚有留於文辭
之外者乎如以辭而已則楊子固
云雕蟲小技壯夫不為也苟不惟
其文而已則蔚之為蔚土俗民情
沿革損益轉移化導因時制宜之
事誠有志所不及志者是在乎賢
令宰勉為之而已矣

分守口北道整飭宣化等處兼管
糧餉驛傳事務按察使司副使鄂
昌序



蔚縣志序

自秦人宰割河山分裂郡縣嗣是
以來畫土作邑卽邑命名星羅碁
布千百其區是今之縣古之國也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爲之奠以廬
室度以周垣肆以郊圻戎以戎器
申以官司封守而未已也有食貨

蔚縣志序

董序

一

之登有賦役之出有文物之興有
選舉之闢於是乎因地制宜因時
利導而有治於是乎昭明法則徵
往詔來而有志邑不治何有邑治
不志何有治志之有無其於邑之
輕重何如哉蔚故無志也其無志
者蔚故無邑也蔚爲古代地僻處

關塞衝聯雲谷地曠人稀不可以

邑迄明之世但設衛以領之及我

朝重熙累洽生齒日庶康熙三十又

二年悉改宣鎮諸衛爲郡縣始割

廣昌桃花堡四棄之區就定安而

蔚縣立焉乃蔚之爲縣距今已四

十餘載前後歷令已幾何人其建

蔚縣志序

董序

二

置分析之源流山川民物之險易
安危以及水旱豐耗之錯出凡所
爲因地制宜因時利導者豈絜無
治而昭明法則徵違詔來何以至
今無志也豈簿書之無暇歟抑亦
捃摭無據創始實難而姑因仍缺
陋自待之後人歟夫前之不能以